

2405 贵州
纳雍文史资料

第二辑



政协纳雍县委员会 编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一九八九年五月

政协纳雍县第三届委员会主席、 副主席、秘书长名单

主席：邱益新

副主席：刘世亭 朱辅治 张兴云 刘光华 王景才
罗志明 胡伯乐 罗程华

秘书长：林德森（1987.8—1988.3）

谢笃恭（1988.3）

政协纳雍县第三届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名单

主任：禄新雨

委员：卢毅 肖隆兴 张爱民 谌世杰

办公室主任：李俊 陈文香



纳雍一中实验大楼

刘世亭摄



纳雍风光
——总溪河一线天

刘世亭摄

目 录

忆烈士许云芝·····	刘世亭 (1)
一支英勇的苗族民兵队·····	李顺成口述 刘世亭整理 (5)
烈士英名 千古流传	
——赫章车多保民兵灭匪事迹·····	王景才搜集整理 (18)
忆苗族人民的儿子刘兴文·····	张景录 (23)
生擒匪首余跃先·····	王景才 周训让搜集整理 (35)
咸同黔西北农民起义纳雍二三事·····	王景才整理 (41)
大兔场的由来·····	王景才 (54)
一张卖身契·····	李正仙搜集 (58)
民国纳雍社会状况管见·····	王景才搜集整理 (60)
纳雍勘界始末·····	张 敏搜集整理 (81)
民国纳雍县治前后的筹备机构设置	
及人事概况·····	王景才搜集整理 (87)
国民党纳雍县七任县长施政概况·····	文史办 (104)
三民主义青年团在纳雍建立经过	
·····	湛鸿祥口述 袁家业整理 (108)
纳雍县地方行政干部训练所纪略·····	余贵书 (111)
一九四七年纳雍选举国大代表实况	
·····	李宜民供稿 袁家业口述 (114)
水东惨案·····	余贵书搜集整理 (117)
既是冤案又是惨案 王晴初口述·····	禄新雨整理 (119)

水东惨案诗·····	张槐陆遗作 王明富搜集	(125)
民国时期纳雍县的教育·····	邵书义整理	(127)
清民时期纳雍的私塾教育和国民教育拾零 ·····	王景才搜集整理	(149)
回顾解放前纳雍体育事业的点滴情况·····	余贵书	(155)
以角民族小学简介·····	邵书义	(159)
解放前纳雍的教会办学·····	宗教科 杨 松整理	(164)
居仁中心完小史话·····	居仁中心完小	(167)
民国时期地尾民族小学的情况点滴 ·····	李正仙搜集整理	(173)
育德小学·····	禄新雨搜集整理	(176)
回顾沙包民族小学创办始末 ·····	祝大兴口述 李隆云整理	(182)
六十六年的变迁 ——记我县最早的一所公办学校——雍熙小学 ·····	高邦政 余贵书	(184)
张钊自传·····	王明富搜集	(189)
我所知道的张致和先生·····	张儒生	(190)
张致和先生遗作《勤学论》·····	尚崇俊搜集	(193)
两副对联鼓斗志 抗日烽火薄云天·····	余贵书搜集	(195)
涉身处境忆当年·····	余贵书	(196)
纳雍生漆·····	李德孚	(199)
纳雍川盐运销今昔·····	王景才搜集整理	(203)
《纳雍文史资料》第一辑刊误表·····		(215)

忆烈士许云芝

刘世亭

许云芝同志是一九五〇年三月二十五日保一团叛变前夕牺牲的。他以前是副区长，来纳雍后，县委准备让他在乐治建区时任区长。他奉命带着工作队和一个班的解放军在武佐乡剿匪征粮，遭到当地恶霸地主、匪首刘银安部100多人袭击，经过激烈战斗，因寡不敌众，他和干部吴骥吾以及解放军战士共15人壮烈牺牲。

许云芝烈士是山东省单县徐寨镇许集村人，生于一九一一年。他的家庭很贫苦，少年时期曾跟着父母逃荒到安徽宿县讨饭，十多岁就给地主当长工，又在冯玉祥部当兵多年，回家后又当长工。一九四〇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后，由于工作积极、立场坚定，被选为民兵自卫队队长，一九四六年脱产到本区（当时叫芳桂区，即今徐寨镇）工作。历任区民运干事、区武委会副主任、小区（战争年代为方便工作，芳桂区划分为四个小区）副区长，一九四九年南下江西省乐平县，任该县四区副区长，西进贵州后，先在织金县三塘区任副区长，一九五〇年二月八日来纳雍时是县委内定的乐治区区长。

许云芝有姐姐兄弟五人，姐姐在逃荒时因生活所迫卖给人家做童养媳，大哥叫许守芝，解放前当长工，没有文化，一九

四三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六十年代初病故。三弟许春芝，现年76岁，15岁时被卖到国民党部队当兵，二次反围剿时在江西起义当红军，长征途中负伤被国民党军队俘去，因伤残行动不便被遣散回家。后到大连做苦力，现是退休工人（已落实当过红军的政策）。四弟许相芝，解放前在大连当苦力，解放后当铁路工人，一九八〇年因公亡故。

许云芝由于家庭贫寒，娶不起妻子，直到一九四八年他37岁时才由村干部介绍和一位18岁的农村姑娘结婚。一九四九年初南下时，许云芝同志的爱人身怀有孕，后生一男孩，不满周岁夭折。许云芝同志牺牲后，他爱人孤独无依，大哥许守芝见她可怜，出于同情，将儿许庆全送她抚养。许庆全作为养子曾于一九七六年、一九八八年两次来纳雍为许云芝扫墓。

许集村是个六七百户人家的大村庄，虽不是老解放区，但一九三八年就有了共产党的基层组织，到了解放战争时期，该村已有20多名共产党员，参加地方工作和当解放军的就有七八十人之多，是我党我军的一个较好的根据地。

许云芝同志胆大心细，作战勇敢，机智果断，敢于负责。有三件事我记忆犹新。第一件：一九四八年春天，我们管辖区群众生活困难，部份贫困农民已断炊。领导上叫许云芝、刘世亭二人将干部们节约下来的一些钱和粮票带到关帝庙、奶奶庙和初楼发放救济饥民。关帝庙和奶奶庙是相连的村庄，附近驻有国民党的军队，完成任务很困难。许云芝同志问我怕不怕？我说：“我俩都有枪，碰上敌人就干一仗，有什么可怕”。他说：“敌人夜间不敢乱动，我们路熟，绕过敌人的岗哨摸进村里，把钱和粮票交给党员或积极分子，请他们转送给需要救济的困难户就行了。如果遇上敌人，我们甩个手榴弹就能安全撤

出来”。按照他说的方法，我们悄悄地摸进村里，用暗号叫醒了一位可靠的党员（名字记不清了），由他通知部分困难户开会。许云芝同志讲了革命形势，把救济款和粮票发给大家，顺利地完成了任务；第二件：同年四月，许云芝同志已是小区负责人之一。有一天，他带着我们五六个人在万庄宿营，拂晓时被国民党军队包围，我们和群众一起向村外跑，在村边沟口（战争时期，鲁西南平原为了破坏敌交通，便于我军民隐蔽活动，把乡村通道路都挖成了五尺宽，五尺深的路沟）遇上敌哨兵。一个敌人喊声“不准动”，一伸手便抓住许云芝的大衣。许转身一拳将敌人打倒在地，指挥群众迅速跑进路沟，等敌人指挥官发觉命令开枪开炮时，大家已跑出二百米以外，一百多群众无一伤亡。第三件：一九四八年初夏，国民党军队五十多人袭击我们小区的阮庆，把群众埋藏的公粮挖开，抢走了小麦四车（约二千公斤），许云芝同志要大家追击敌人，把公粮夺回来。他带领小区的十多人，追敌一里多路，把敌人抢走的小麦全部夺回来，保证了当时我军最急需的粮食。

许云芝同志革命意志坚强，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他结婚才几个月，就报名南下，在山东省荷泽集训两个多月，没有请假回家探望。西进贵州时，少数干部思想动摇，议论贵州是边远贫穷落后而且野蛮，不愿到这个“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的地方来。个别革命意志薄弱的人还开了小差。许云芝同志则不然，坚决听党的话，党叫他打到哪里他就打到哪里，从不讨价还价。他在党小组会上表态说：“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应当无条件地服从党的指挥，坚决听党的话，越是最穷困的地方越是要去。”当时我们班有两个同志对进军贵州还有些犹豫，党组织叫许云芝和我一起去对这两个同志做工

作。我们同那两个同志吃住在一起，同他俩个别谈话，互相交心，终于完成了党组织交给的任务。

许云芝同志为着纳雍人民的事业，在我们的前头光荣地牺牲了，让我们活着的人把他的光辉业绩传之后代，启迪未来。

一九八九年二月于纳雍政协

一支英勇的苗族民兵队

李顺臣口述 刘世亭整理

记录人的话：

李顺臣同志是纳雍县乐治区老凹坝乡垭口寨人，从小受苦，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他当过长工，做过马夫，挨打挨骂，受尽了折磨。艰苦的生活锻炼了他坚强的性格，使他成为一个不怕吃苦，不怕牺牲，立场坚定，爱憎分明，敢于斗争的苗族青年。1948年3月，乐治匪风甚炽，李顺臣、朱德学等组织和领导二十多名苗、汉族青壮年，与抢垭口寨的乐治匪首郑明山打了一夜，打跑了土匪，保住了村庄。解放初期，他在解放军的领导和支持下组织了民兵队，同土匪作了长期的斗争，和解放军一起围剿并消灭了大恶霸地主、土匪头子刘银安，荣立了战功。他又多次给我剿匪部队送信，侦察情况，受到解放军和人民政府的嘉奖，被评为剿匪模范。

李顺臣同志1950年参加革命，任老凹坝农协会主席、武佐大乡农协会主席，1951年调乐治区任区农协会副主任，1952年10月任纳雍县副县长，1956年任县长，后历任县委书记处书记、地委委员、县革委副主任、县委副书记、全国人大代表、人大常委会主任，工资行政十三级，于1983年退休。李顺臣同志在任职期间工作积极、责任心强、艰苦朴素、廉洁奉公，

几十年如一日，始终保持着劳动人民的本色，深受全县各族人民的爱戴。在五十年代，他做县里领导工作时，总结出“在先进地区抓薄弱环节，在后进地区抓积极因素”的工作方法和领导艺术，新华社记者为此撰文在《人民日报》上作为要文发表，得到了全国公认。在“文化大革命”中，李顺臣同志被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斗争了几年。但他始终牢记党的领导，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有错误就检查，没有的事情不乱说，用党性原则抵制了“四人帮”的倒行逆施。

为写纳雍剿匪斗争，笔者拜访了李顺臣同志，现将他在剿匪中的事迹整理出来，以飨读者。

自 卫

埡口寨、朱家大营脚和台沙坝三个苗族寨子，都是非常贫穷的村寨，大多数农民租地主的土地耕种，无地少地的人就去当雇工，出卖劳动力。一年的收成，除了交租、还债外，所剩无几，加上国民党政府的苛捐杂税，农民的生活就更加困难了。三个苗族村寨虽然很穷，但穷得有志气，没有一个人当土匪，没有一个人偷摸。解放前的两三年，乡下土匪闹得很凶，我们那一带有名的土匪有：刘银安、郑明山等人，他们到处抢人、杀人，扰得老百姓不得安宁。埡口寨的人很团结，为了防止土匪的抢掠，我和我二哥李马可组织了二十多名苗、汉族青壮年，拿起火药枪、梭标、手弩、马刀等武器武装起来，还和朱家大营脚、台沙坝搞了联防，哪个寨子发生匪情就吹牛角，互相支援，共同与土匪作斗争。

1948年3月的一天晚上，匪首郑明山率匪徒三十余人袭击垭口寨。我们放哨的人发现情况立即吹牛角报警。我和朱德学、李马可、杨德吕分头带人抵抗。我们打火枪、放手弩、甩石头，打得土匪不敢靠近，就是靠近了我们也不怕，可以用梭标、马刀杀他们。土匪的人员多，但枪支少，又摸不清我们的底细，不敢往寨子里冲锋，只是在村外打枪，乱喊乱叫。我们的人少，武器差，但我们占据着有利地形，有群众呐喊助威，声势很大。失家大营脚、台沙坝两个寨子也行动起来，他们吹牛角支援我们，整整打了一夜，我们没有受任何损失，土匪没有占一点便宜，天亮时就撤走了。

我们同土匪打了这一仗，保卫了村寨，锻炼了群众，增强了我们防匪自卫的决心和信心。大家亲眼看到，只有团结起来，拿起刀枪同土匪战斗，才能保护生命财产不受侵犯。

搞 枪

纳雍解放后，解放军开到农村剿匪，当时因为老百姓听了国民党的欺骗宣传，不敢接近解放军，有些人看到部队来了还躲起来。我不怕，也不躲藏，解放军叫我带路，我就高兴的给他们带路。他们对老百姓很好，把我看成亲兄弟，叫我和他们一起吃，一起住，我从来也没有见过这样好的军队。经过几次带路和送信，我了解了共产党和解放军，我就跟战士们一起宣传，讲解放军是穷人的队伍，是为劳苦大众打天下的。我还把跟解放军学的歌教给村里青少年，很快就消除了群众对解放军的疑虑。

我给解放军一四一团下乡剿匪的部队带路，侦察匪情、宣

传政策等做了许多工作，部队首长就赠给我两支步枪和一些子弹，叫我回村把民兵组织起来，发动群众配合解放军剿匪。我回村后，首先发动了以前和我一起打土匪的骨干杨德昌和我二哥李马可，不久又动员了汉族魏其荣，我们四个人组成了民兵队，我被推选为队长。

民兵组织起来了，但缺少枪支子弹，我们商量要自己去搞枪。有一天下午土匪何老八和刘么玉二人从老凹坝到化角洞去。民兵杨德昌、李马可看见后就尾追到化角洞埡口。杨德昌手持锄头上前就打，一锄头背将何老八打翻在地，李马可也同时下手，一棒打倒了刘么玉，他们将二匪捆送交县人民政府。民兵的这次行动意在夺枪。何、刘二匪看到解放军经常在老凹坝一带活动，害怕被解放军抓住，把枪藏起来了。民兵们虽然没有夺得枪，却打击了土匪的嚣张气焰。这次捕捉何刘二匪，我因给部队带路没在家，我回村后表扬了杨德昌和李马可。几天以后我们调查到本地地主方银舟有四支步枪，我就带民兵把方捉来审问，叫他把枪交出来。方在被迫的情况下，带我们到他家拿出来两支“中正式”步枪，两百发子弹。这样我们就有了四支好枪，民兵已发展到十四人，便开始公开活动了，打出了“老凹坝民兵队”的牌子。一个赶场天，民兵们听说乐治后塘小匪头梅少武有十多个人，五支步枪，经常外出抢人。我们决心消灭这股土匪，为人民除害，把枪缴过来武装自己。经过几次侦察，摸清了梅匪晚上把枪挂在堂屋墙壁上，人在里屋内睡觉，连岗哨都不设的情况。在一个漆黑的夜晚，我们民兵神不知鬼不晓地摸进梅匪的堂屋里把梅的四支步枪拿了出来。第二天我们得知，梅少武头天背了一支步枪外出未归，不然的话，我们就把梅匪的全部本钱一锅端了。此时我们已有八支钢枪，

加上火药枪、手弩、梭标、马刀等装备，战斗力较强，小股土匪不敢和我们较量，就是刘银安、郑明山等实力大的土匪也怕我们三分。

考 验

1950年3月下旬，纳雍的形势急剧恶化，驻在县城的起义部队保一团正在密谋策划叛乱，该团派到乡下剿匪征粮的队伍不仅不剿匪，反而进行反共宣传，煽动土匪和地主武装攻打解放军。3月25日，武佐乡的恶霸地主刘银安纠集土匪一百多人突然袭击了县人民政府派到该乡的征粮队，原副区长、征粮队负责人许云芝，县政府干部吴骥吾等十多位同志在激战中牺牲。第二天，县里派去援救的一排解放军在武佐附近的擦耳岩遭刘银安匪部的伏击，牺牲战士八名，在返县途中三次与土匪遭遇，又牺牲干部战士多人。东城乡的张吉臣、革新乡的岳尊先、江洪开、维新乡的熊文达等匪首也先后聚众攻打解放军和征粮队。4月4日，保一团叛变，围攻城里的解放军和县人民政府。4月6日，叛匪头子罗湘培、刘剑锋调集三个保安团和数股土匪共四千多人合击从水城开来纳雍的解放军一四一团。4月9日，解放军和人民政府撤离纳雍，转移去毕节，已经叛变的保安团和部分股匪开进县城，整个纳雍县城被土匪占据。

解放军转移走后，乡下的土匪就更猖狂起来，匪徒们扬言要杀绝我们苗族民兵和给解放军做过事情的人。匪首刘银安几次到老凹坝，叫嚣要剿灭“苗共匪”。他们在乡间进行抢劫、抓人、杀人，制造恐怖。此时有些胆小的民兵动摇害怕了，有的

提出要把枪交还我们回家，有的人带着枪躲避起来，结果民兵队只剩下我、杨德昌和李马可三个人。一些民兵家属和亲友怕我们人少吃亏，劝我们把枪交给刘银安、郑明山，以求保护，我坚决不同意。杨德昌的岳父陈少宽叫杨把枪交出来，投靠郑明山，可以保证全家无事，杨德昌非常气愤地忤了他岳父几枪托。环境恶劣，人心浮动，怎么办呢？我们三人开会商量，一致认为交枪给土匪是死路一条，只有握紧枪杆子坚持斗争才是活路。我们决定做大家的工作，把民兵动员回来，向群众宣传，叫他们不要怕，土匪来了有民兵队打，以前用土枪、手弩和梭标还同郑明山打了一夜，现在有一个班的步枪，就更不怕土匪了，国民党的几百万军队都被解放军打垮了，几个土匪还能翻了天？解放军很快就会回来收拾土匪的。我们民兵队已下决心与土匪斗争到底。刘银安、郑明山要杀我们的人，我们也要杀他们的人；他要烧我们的房子，我们不怕，因为几间破土墙茅草房烧了割几背茅草又盖起来了，土匪头子家的大瓦房我们给他烧掉，他就无法。经过做工作，一些离队的民兵归队了，群众的情緒稳定了下来。

解放军撤离县城的第四天，我从岩脚寨做群众工作回来，发现洋芋坡梁子上有些可疑的人，仔细观察，是土匪。我就跑回村子里通知正在做礼拜的群众往山上转移。土匪从梁子上下来包围寨子，我带民兵与土匪打起了麻雀战，打了一阵子，土匪就撤走了。这次土匪袭击村子，抢去了几头牛马和一些衣物，由于有民兵打土匪，使群众没有受到损失。从此我们民兵队站岗放哨，又积极活动开了，我们保护群众春耕生产，使群众按时栽种了包谷。

1950年4月15日，解放军一三五团收复了纳雍，我和杨德

昌、李马可三人背着枪赶到县城，给部队首长汇报了我们坚持斗争的情况，受到首长们的表扬，留我们在城里住了三天。第四天部队首长叫我们带两个连的解放军到乐治等地打土匪。我们到了乐治、老凹坝和武佐河等地，沿途土匪都逃进了深山老林。

夜 战

1951年初，苗秀荷同志调到乐治区工作，具体领导农协会和民兵组织，他通知我去毕节开会，我把民兵队交给李马可和杨德昌就走了。会后回到区里，听说民兵队同土匪打一仗，副队长杨德昌同志牺牲了。

回到村里，李马可给我讲了同土匪打仗的经过。他说：“你去毕节后，区政府干部方强同志带领老凹坝民兵队在武佐乡配合解放军剿匪、征粮。有一天他们在平寨开会，匪首刘银安派人打入群众之中，威胁农民拖延开会时间。群众大会结束时天已很晚，方强同志说：武佐有剿匪部队，叫把民兵开到武佐。杨德昌等同志要开回老凹坝。方强不同意，民兵队只好服从，护送方强去武佐。当他们走到余家半坡时，突然从前方的乱石丛林后面射来密集的子弹，副队长杨德昌同志中弹牺牲。民兵队很快就清醒过来，知道中了土匪的埋伏，迅速就地卧倒还击，边打边抢占有利地形，变被动为主动，狠狠地打击敌人。”

这次伏击是刘银安苦心策划的。多少天来刘匪一直派匪徒监视民兵队的活动，总想找机会消灭老凹坝民兵队，叫其侄子刘少先带领周绍武分队在民兵队经常行走的要道上设伏。周少